

鸡山岛的故事

苏沧桑

达声灌满耳蜗,那种焦虑感便荡然无存,他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,他还要带远方的朋友们一起享受。

午后,我在沙滩上等阿贵驾船回来,看看他今天有什么收获。阿贵从小船上依次将零零散散的几只螃蟹、小梅童鱼、虾狗弹往岸上码,说今天收获很小。说话时,他黝黑的脸上又漾起六道鱼尾纹。

阿贵喊:“小黑!走,去兜一圈!”

小黑从沙滩上飞奔过去,跃进海水,跳上小船。一人,一狗,一船,驶入粼粼的波光里。

二

白色帐篷如茧,如蚌。虫鸣声从茧的缝隙里涌出。躺在鸡山岛火车村草坡的营地上,虫鸣声让人悠闲安宁。灿烂的星光,旅人们的窃窃私语,微弱的风声,一起哄哄入睡。

客人们告诉陈麒宇,鸡山岛这块向海的草坡,洁净如茧的白帐篷,连绵的天籁之声,给了他们久违的深度睡眠。

父亲打鱼拼得很,哪里都敢去,从小帆船到包下整条大船、整条渔业生产线,一路“开挂”,在鸡山岛造了最高的房子。陈麒宇继承了父辈基因里的闯劲。他在旅行中结识了几个设计师朋友,回到鸡山岛后,正好村里想建民宿,他便将朋友们请到家乡。没想到朋友们瞬间喜欢上了这个整洁、安静的小岛,于是有了一宅一画、望福里等品质民宿。陈麒宇忽然觉得,在海岛创业也挺好。于是,他在岛上做起专业帐篷营地,取名“知野之也”。

来吧,让心灵“撒个野”。自然、空灵、梦幻、舒适的环境与体验,是他想要给予客人们的。独特,但不简单。比如为了提供最好的住宿品质,他请不同身高、年龄、性别的朋友反复试住。一个小个子女生说,浴巾架太高了。他说,马上改。

第一年乡村风格,第二年海岛生活,第三年营地风格,之后升级帐篷装备……他为帐篷营地描绘的五年愿景,在时光里一一呈现。人们在鱼鲜的香味里沿着石阶徜徉,在沙滩上漫步,出海捕捞,围炉烤茶,为家人亲手做咖啡和蛋糕,在晚风里听小型篝火音乐会,听当地越剧票友的袅袅越音,在帐篷里喘息,静待银河从海面上升起。

时间仿佛慢了下来。客人们的美好时光和个人偏好也被他和小伙伴们一一用心记录。春节,客人们会收到一份来自“乡下亲戚”的惊喜——帐篷营地小伙伴们亲手做的礼物。亲子活动时的照片,营地网红小狗布朗尼的挂件,鸡山岛鱼干海味等,瞬间唤醒了在海岛上的珍贵记忆。

“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像在鸡山岛那样牵着手在夕阳下散步了。”

“我觉得这是我近几年来最舒服的一次旅行。”

……

陈麒宇曾经到浙西的山村里旅游,喜欢上当地人做的草帽、冰箱贴,以为很贵,一问之下,都很便宜。他感到,这就是乡村吸引人的地方,自然、质朴、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他想,这也许是中国乡村发展不能丢弃的宝贵元素吧。

他问过自己,如果不是鸡山岛人,还会回来吗?鸡山岛位于玉环市东部洋面,距最近的干江镇钱台码头约3.4公里,古代为海防前哨,后为繁盛的渔港。鼎盛时期常住人口近万人,如今常住人口只有八百人,且大多为中老年人。鸡山岛的文旅项目占了他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,收益却还没到他收入的百分之五。交通不便,天气善变,困难确实不少,他却舍不得这个地方,只因那丢不下的热爱和责任。

乡村的回归,关键是人的回归,特别是年轻人的回归。如今,他的团队小伙伴有的是玉环本土的,有的是外省的。他们都有股份,但这股份不白给,要用钱买,这样他们才会更用心做事。也许有一天,鸡山岛会成为这些年轻人安身立命的地方,成为他们安放情感和心灵的地方。

暮色降临,营地帐篷上的天空呈现奇异的粉红色。陈麒宇闭上眼睛,让自己成为海岛的聆听者。虫鸣声渐次响起,一些海风在和风烛说话,一些海风在和刚刚生起的篝火共舞,无数生命在悄悄破土。他想起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奋斗的日日夜夜,那种感觉让人温暖,让人心里踏实,如同那句诗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三

他的记忆里充盈着海鸥的鸣叫声以及与鸣叫声关联的画面:晨曦点亮海岛时,千万只海鸥在飞翔鸣叫。石头屋的木窗外,突然响起“啦啦啦”的扑翅声,他偷偷拉开窗帘,看见几只海鸥停到窗台上,用鲜红的喙啄食从海滩上啄来的鱼虾,天空澄明,海水澄净,看得清水底下的礁石。

80后陈毅曾跟着父亲在北方做过地暖生意,在县城里卖过阀门,记忆里的海鸥鸣叫声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召唤他回家。鸡山岛码头的房子原来出租给人开店,没生意,不开了,放着可惜,正好儿子小宝在老家出生了,他便回来开起了海鲜

餐馆,取名“海韵”。他告诉自己,这不是心血来潮,更不能半途而废。头几年,海岛人气不旺,生意不好做,一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回来后又走了,他却留了下来,长住岛上,慢慢发展,整整六年了。

从前喜欢呼朋唤友图个热闹的他,仿佛被眼前这片海水洗礼了一遍。一颗躁动的心变得安静下来,反倒给了他捕捉市场需求、创新菜品的观察力和行动力。

一年一度的闽海节,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来到鸡山岛。他们惊喜地“挖”到了陈毅餐馆里的美食宝藏——剁椒鱼潺鱼、椒盐皮皮虾、油焖大虾、酸汤花蛤肥牛等,迥异于传统的海岛烹饪口味,且无比新鲜,以最快速度从船头到灶头再到舌尖。他们不知道,厨房里那个大汗淋漓的掌勺大厨,和他们一样年轻,每天都绞尽脑汁研究着年轻人的口味。

得空时,陈毅喜欢坐在餐馆门前的木头椅上,看归航的人们忙着挑拣鱼虾,有时他自己也去挑;看阿婆阿婶们围坐在夕阳下剥红虾,不紧不慢地补网,或飞快地用小铲子从竹篾筛上铲下刚晒干的小鱿鱼和虾干……眼前的一切使他安宁、自在,也给他力量,让他做回了那个朴素、踏实的海岛少年。

儿子小宝下半年就要去市里上学了。小宝说:“我想出去认识新的朋友。”

有人问他:“你爸爸一个人留在岛上怎么办?”

“我爸爸要开酒店赚钱养家,将来好送我读大学!”

年幼的小宝盼望着离开小岛认识新的小朋友,而此刻他的父亲憧憬的是,多年后的某一天,小宝学成归来,回到鸡山岛,开餐馆、办民宿,或者办一个幼儿园、一所学校,帮助无数海岛的孩子快乐成长。这,已成了陈毅常常想象的画面。

末班航船随着汽笛声在暮光里消逝后,小岛仿佛与世隔绝。但我知道,鸡山岛上的人们并不孤独,他们在安静地忙碌着,充实地生活着。

图①为鸡山岛上的渔家女正在补网。
海天摄

图②为鸡山岛上的帐篷营地。
林荣耀摄
制图:张芳曼



情系白鹿村

陈惠方

前不久,听白鹿村的乡亲们说,许多白鹿村民通过特色种植、建农副产品加工厂等,走上了致富路。外出培育“赞新”枣苗的务工人员,不少人也发了家。整个白鹿村,现在是“村上无闲人,个个有事做,家家致了富”。听到这些消息,我感到无比欣喜,不由得想起我们三个老军人与白鹿村的一段故事。

1995年春天,我随同河北省军区原政委赵渭忠、河北省军区纪委原副书记白振伍,来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革命老区河北省赞皇县捐资助学。当时,赵渭忠和白振伍已经退休,我也即将退休。我们仨商量,找一个村子定点帮扶,为乡亲们脱贫致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就这样,因为扶贫,我们与赞皇山下的白鹿村结下了缘分。

那时的白鹿村,沟壑纵横,交通不便,村民主要靠种粮维持生计,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。白鹿村背靠大山,缺少完善的水利设施,乡亲们山坡上种植的玉米只能靠天收成。怎样改变这种不利的条件,把庄稼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?我们仨到田间地头走访,与乡亲们交谈,渐渐地,一个“摘掉靠天吃饭的帽子”的思路清晰起来。我们帮白鹿村筹集资金,在村里实施拦河筑坝工程。经过一番苦战,白鹿村筑起一条总长约600米的拦河坝,架起了2000米的低压电线。紧接着,就是“引水上山,开山造田”。经有关部门批准,在部队官兵的帮助下,3台挖掘机连续奋战了26天,开辟出了容量为1000立方米的蓄水池,建成了3口高压泵井,安装了总长2600米的上山引水管道,硬是在千年荒坡上改造出了1000余亩旱涝保收的水浇地。当甘甜的泉水流进田地里时,乡亲们沸腾了,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,一些村民像过节一样放起鞭炮庆祝。

白鹿村前,有条流淌了几千年的河流,外面的物资进不来,村里的货物出不去,严重制约着村里的经济发展。我们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想帮白鹿村修桥铺路。2002年,我们向有关部门求助,使白鹿村的修路工程纳入石家庄市属项目。工程款到位后,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,参加义务劳动。但是,在河滩上架桥、打桥墩,既是硬活,也是技术活,靠铁镐、洋锹很难奏效,必须有专业施工队才行,可当时不仅请不到,也请不起。在这个节骨眼上,白鹿村的军民共建单位——某集团军官兵又一次雪中送炭,出动手,在河滩上架起3米宽、几十米长的“军民连心桥”,修好了一条从白鹿村通往山外的连接赞公路的柏油路,圆了白鹿村民祖祖辈辈的出行梦想。至今,村民们都亲切地把这条路叫做“致富路”“爱民路”。

俗话说,送“鱼”管一时,送“渔”管一世。要想让村民彻底扔掉“拐杖”,拔掉“穷根”,还得把“输血”变成“造血”,大力发展适合白鹿村的特色产业。为此,我们与白鹿村民想了很多办法。白鹿村属山区,山区群众要彻底摆脱贫困,希望在山,优势在林。于是,我们和村民一起利用荒山,在山上种满核桃。几年后,核桃树开花结果了,但产量和质量又一直上不去。我们请来农林专家授课指导,又找来《核桃树栽培方法》《核桃树种植技术》《核桃树病虫害防治》等图书,想方设法提高核桃的产量和质量。经过多年的试验、摸索,终于改良出适合白鹿村土质的核桃品

种,从此,过去的荒凉山坡,变成充满希望的“绿色银行”。乡亲们山上种核桃,树下搞养殖,形成种养一体化的主导产业,收入有了新的增长点。

寒来暑往,20个春秋,我们与白鹿村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每年正月初五,当过年的爆竹硝烟还在空气中弥漫,被欢笑笼罩的白鹿村中,我们仨同村民们一起包饺子,一起唠家常,一起唱歌跳舞。后来,白鹿村授予我们3位老军人“荣誉村民”的称号,我们很高兴成为白鹿村的普通一员。

最近这几年,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,我们无法再去白鹿村跟乡亲们一起奋斗了。但是白鹿村一直牵着我们的心。如今听到了好消息,我们倍感高兴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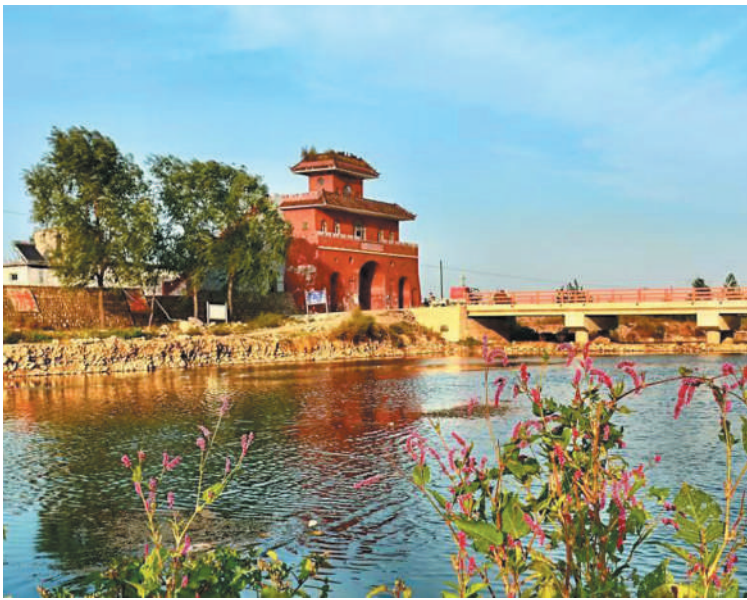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多年建设,白鹿村实现了道路硬化、厕所净化、村庄绿化、环境美化。百余盏路灯遍布全村,幢幢新起的楼房错落有致。每到傍晚,房间透出的灯光与街巷明亮的路灯互相映衬。村里的广场上,人们悠然自得,远远望去,一幅美丽的山村图画。

昔日荒山沟壑,今朝瓜果飘香。白鹿村的人均年收入已达12000多元。幼儿园、敬老院、卫生院建成并投入使用。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“水上乐园旅游工程”和“水上老年康养公寓”,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。

2017年,村里办起了一座“博宇小学”,方便孩子们就近读书。学校里不仅有本村的30余名儿童,还吸收了周边山村400余名适龄儿童入学。当年受过我们资助的儿童,如今有的已经大学毕业,参加了工作;有的搞起了自主经营,成了乡村建设的生力军……

乡村建设后继有人,让我们倍感欣慰。我们衷心祝愿,老区人民在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的大道上继续阔步前进,乡亲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!

下图为白鹿村一角。
冯炳旭摄



水乡寻梦

申琳

“秀”。北方人,大概只有到了夏季才能与水嬉戏相亲,门前的坑塘、田间的沟渠、旷野的河道,到了夏天便生动起来,多彩起来。少年时看到的,还只是水带来的钓鱼、捉虾和大太阳下跳进水里洗澡的清凉,却看不到父母面对枯黄庄稼时对孩子的焦虑和渴望。及至年长,才渐渐读懂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干渴。

于是,水乡更加强烈地吸引着身处北方的人们,这里有一年四季丰沛的雨水,稻香鱼肥,柳绿花红。

水乡的诗意,在水乡深处的粉墙黛瓦间,在高高的马头墙上,在一处处隔出来的幽静空间里。一树桂花,几株老梅,数块湖石……庭院也罢,天井也罢,水乡人家的院落无论大小,多有几处寄情自然的所在,抬眼处便有几许生机。至于其中寄寓的私人生活的情致,也就“妙处难与君说”了。

水乡的宁静让人感受真切。木渎古镇的虹饮山房,一墙之隔就是游人如织的山塘街,跨入院内,那纷杂的市声一下子仿佛被过滤掉了,连推开一扇窗户的“吱呀”声都听得格外分明。习惯了市井喧嚣的都市人,一脚跨进水乡小院,心头会突然一静,有一种回到少年时的故乡老屋、趴在板凳上一笔一画做作业的沉静。白天,一束阳光明亮地射进屋里;晚上,一盏煤油灯照亮眼前的方桌;门外,是白云悠悠,月光如水。在水乡的梦里,有多少人青春年少时的身影,有多少人夜深思念的故乡……

小河蜿蜒,一条青砖铺地的小街,就傍在河边,小吃店、文具店、杂货店沿街依次排开。水乡小街的节奏是慢的,在清晨的薄雾中醒来,一块块门板拆下来,烧饼、馄饨的香味飘开去,街上开始晃动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蹦蹦跳跳的身影,清脆的笑

声在空气中荡漾。太阳一点点升高,街上行人多起来,人们走走停停,向熟人打个招呼,在店前驻足观看。闲暇时,你甚至可以倚在河边柳树上发一下呆,凝神看一条摇橹船“吱吱呀呀”地驶过,等回过神来,船也就不远的前方随波荡漾。

对于都市人来说,远离汽车呼啸的大街,走一走这水乡小街,仿佛回到了往昔的岁月。上学的路,是那爬满青草的乡间小路,是那洒落一串自行车铃声的林荫道;放学后,是小伙伴一路追逐着奔跑过的田野,是远远看到的村庄林梢飘起的袅袅炊烟,是一路有着各种色彩、香味、声响的长长的街道。那是遥远而温暖的记忆,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脚步放慢,从容地看看身边的风景,陪孩子慢慢长大,伴父母慢慢变老。

在水乡静静的夜里,我渐渐懂了,这么多寻常人何要来水乡寻梦……

大地